

翻译本质求索

——基于《圣经》经文的个案分析

四川外语学院 赵彦春

提要: 本文对《圣经·约翰福音》中一段经文的英、法、汉、德等十几种译文版本进行个案分析,溯本清源,追踪至廷代尔译本和马丁·路德的译本,对照希腊语原典,分析各种译本中的错误、矛盾和冗余之处,探讨了其原因,以此回答语言与翻译的关系以及可译性/不可译性问题。

关键词: 《约翰福音》、版本、个案分析、可译性/不可译性

[中图分类号] H20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429(2006)04-0297-6

1. 引言

语言是交流的“桥梁”还是“障碍”?就此,伽达默尔和德里达曾有过激烈交锋。这二项选择题自然也适于翻译,因为翻译就体现为语言的交流。而且,这一问题在翻译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翻译涉及两套符号系统。把翻译比作桥梁的不在少数,说它是障碍也不是全无道理。豪普特(Moriz Haupt)则十分决断,他说:“翻译是理解的死亡”(参见乔曾锐 2000:174)。豪普特的命题凸现了翻译与理解的关系。翻译的目的是交流,但翻译的结果竟可能是理解上的障碍。以《圣经》之圣,也在所难免。孰之过?是译者,还是作为意象性行为的翻译本身?

2. 翻译的本质与误译问题

翻译必然涉及“换易言语”,其目的是为了“相解”,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且不说交际者不能做到纤毫毕现、穷尽的理解了。禅宗的“破除文字相”,海德格尔的“去蔽”,德里达的“解构”等等,都是为了真正的理解而立论,有着积极的意义。

但一种语言的交流尚有障碍,更不用说跨

语言的“译”了。译者对原文的不正确理解一旦编码成另一种文字,就必然给读者造成交际的障碍,这是不言而喻的。这文字障碍就连《圣经》这部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经典也难幸免。只是我们务必明白:障碍和桥梁虽然可能同时存在,但两者并不相互蕴含。翻译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当然也不是既此亦彼的调和或非此非彼的否定。翻译就是翻译,其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交流,所以才被比作交流的桥梁。翻译之桥上面自然也常有障碍,但障碍是可以清除的。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视翻译中的障碍——这障碍似乎无处不在。有人说《圣经》是神默示的话语,是完美无缺的,一笔一划也不可更改。本文的分析将破除这一迷信。人们所指的《圣经》实际上都是《圣经》的译文。从某种程度上说,译文玷污了《圣经》之圣,让我们不解、难解、误解的地方不止一处。《圣经》之圣与误译之间的张力不能不引发我们对翻译问题的再思考。

3. 《圣经》经文的个案分析

下面是笔者爱读的一段文字,尤其是第一句,因其苍劲质朴的风格和道神一体的大义,以

及与其它经典——《佛经》、《道德经》在抽象层面的融通、在本体论上的相似。对于第二句,以前读英汉两种文字的译本时大多囫圇吞枣,没有深究。后来读了法文版,产生一些疑虑。其间的差异诱使我找出原典及十几种译本,加以比照,竟发现各种译文都存在不少问题。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The same was in the beginning with God. All things were made by him; and without him was not anything made that was made. (Gideons 1993)

泰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泰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合和本)

Au commencement était la Parole, et la Parole était avec Dieu, et la Parole était Dieu.

Elle était au commencement avec Dieu. Tout a été fait par elle, et rien de ce qui a été fait n'a été fait sans elle. (Gideons 1993)

这里的英文版是钦定本(Authorized King James Version),汉语版是官话和合本,法语版是 Luis Segond 从希腊原文译出的。这三种版本各有出入。这种出入是如何造成的?是语言本身的局限,还是译者处理上的偏差?

以前,我把英文版经文中的“him”理解为神,主要因为经文中的这句话——“All things were made by him”。神创造万有的观念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也许与这句话有关。再说,既然三位一体,神与道统一(这种观念并非源自《圣经》本身,我们姑且认同这种说法)¹,把经文中的“him”理解为神自然是不错的。再者,这种处理方法也不无道理:虽然神道一体,但在中西方语言系统中没有照应“神道一体”的代词,由于词汇上的空缺,只好求助借代。那具有借代意义的“him”由于是人称代词便使我们把它识解为具有位格的(personified)神而不是那恍兮惚兮窈兮冥兮的道。但是,这样理解肯定是错的,因为这段经文是《约翰福音》的第一段,是使徒约翰传扬耶稣的福音。约翰所指的是“道”,即耶稣,而不是神,即耶和華。从语篇的内在逻辑

上分析,叙述的主题是耶稣,那么照应代词him便不可能指耶和華。既是耶稣,“All things were made by him”之类的译法就必然是错的,因为《创世记》和其他章节明确说明创造万有的不是耶稣而是神,或者说是神通过“道”来创造万有的。其实,在基督教里,就连“道”或耶稣也是神创造的,这也是《圣经》所昭示了的²(参见 Kugel 1997: 53-82)。

相较而言,法语版用的代词不是与“him”对应的“lui”,而是阴性的“elle”。这“elle”显然指的是“道”,因为“elle”与“la Parole”同指。这就是说,法语版中的这句话偏向于“道神一体”中的“道”。这法语版中语篇上的衔接关系使我们读经时能够贯通一气,而在理念上这“Parole”与老子的“道”和海德格尔的“道”又几乎完全契合,这就是我读法语版有种别样感觉的原因。从语篇角度分析,法语版的处理方法是对的,因为叙述的主题是“道”而非其他。其实,英语版也完全可以采用这种处理方法,即以非人称代词“it”来指代“道”,这样就能避免含混和误解了。

细究起来,三个版本的第二句用词彼此对应,意思也一样,但都令人费解。既然“道”是神,而在基督教的教义中神只有一个,神又如何与神在一起呢?“with”预设两方,既然神道一体,它便是一方,它还跟它自己在一起便不符合逻辑了,正如“他跟他自己结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说有意义,便不是“结婚”的原义了。这大概是德尔图良(Tertullian)提出“三位一体”(trinity)说之时没有想到的悖论(见注释1)。

英法两个版本的最后一句无论从语义成分还是语法结构上讲,意思都是一样的,英语的“made by him”和法语的“fait par elle”说明“道”是创造者,这与说明“神”是创造者而“道”是受造者的其他经书或章节相冲突。汉语版却不相同:“借着他造的”则说明“道”是创造者的中介,而非创造者本身。其间的差别,显而易见。

英语版中的“anything made that was made”也不好理解,这说明在创世之前已经创世了,岂不是自相矛盾?此外,汉语版中的“这

道泰初与神同在”和法语版中的“Elle était au commencement avec Dieu”纯属冗余,因为它与前文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风格方面也没有什么差别,不同于英文版中强调“道神一体”的“the same”。

三个版本各有污点,让人不能不对翻译产生怀疑。

钦定本是英语世界中最具权威的译本。它由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钦定,由牛津、剑桥和西敏寺的50多位学者、教士们翻译,经过三年的艰苦劳动,于1611年完成。我们且不论其宗教意义,它可算是对英国文学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了。

钦定本大量借鉴了廷代尔完成于1525年的译本³:

In the begynnyng was that worde, and that worde was with god, and god was thatt worde.

The same was in the begynnyng wyth god. All thynges were made by it; and without it was made noo thinge, that made was. (The British Library 2000)

撇开文字和句法的差异,廷代尔译本与钦定本译本意义上没有差别,两者存在的问题也是一样的。钦定本的“was not anything made that was made”从句式和意义上来看应该是源自廷代尔的“was made noo thinge, that made was”。

我们翻开早于廷代尔译本三年出版的马丁·路德的德语译本⁴:

Im Anfang war das Wort, und das Wort war bei Gott, und Gott war das Wort. Dasselbe war im Anfang bei Gott. Alle Dinge sind durch dasselbe gemacht, und ohne dasselbe ist nichts gemacht, was gemacht ist. (Gideons 1993)

对比之下,我们发现廷代尔译本与马丁·路德的德语译本竟然是惊人地相似,尤其是“that made was”与“was gemacht ist”在句法结构上的一一对应。两种译本的区别只是细节上的。马丁·路德的“dasselbe”重复出现了三次,而廷代尔在“the same”出现一次之后便以代词“it”进

行照应。马丁·路德的重复用词避开了用人称代词还是非人称代词的问题,也凸现了“道神一体”的神学观,看来如此处理也绝非偶然。此外,马丁·路德的“durch dasselbe”在“gemacht”之前,而廷代尔的“by it”在“made”之后,属于因语际差别而进行的正常调整。廷代尔的缺陷在马丁·路德译本中都存在。据此,要说廷代尔参考了后者的译本当是不无根据的。再说,当时廷代尔在英国受到迫害,其译本还是在德国首次印行的。

译得都对属于正常,译得都错且错得一样便不多见。那么希腊语的原文如何呢,问题是否出在原典上呢?

Ἐν ἀρχῇ ἦν ὁ λόγος, καὶ ὁ λόγος ἦν πρὸς τὸν θεόν, καὶ θεὸς ἦν ὁ λόγος. Οὗτός ἦν ἐν ἀρχῇ πρὸς τὸν θεόν. Πάντα δι' αὐτοῦ ἐγένετο, καὶ χωρὶς αὐτοῦ ἐγένετο οὐδε ἐν. (WTBTSP 1985)

相比之下,我们发现马丁·路德译本、廷代尔译本及钦定本与原文都有很大的出入,而三种译文的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其一,马丁·路德译本中的“dasselbe”与廷代尔译本中的“the same”如出一辙,而原文中只是一个指示代词“οὗτός (this)”,译文显然“偏重”,而马丁·路德又将这“偏重”重复了几次。其二,马丁·路德译本中的“ist nichts gemacht, was gemacht ist”和廷代尔译本中的“was made noo thinge, that made was”相对应,而原典中却没有对应说法。可以说,这种译文是马丁·路德根据自己的理解阐释出来的,为廷代尔及后来者所承袭。其三,“das Wort war bei Gott, und Gott war das Wort.”中的“Gott”是同一个,形式和意义都没有区分,与原文有很大出入,而廷代尔沿袭了这种译法。

在处理介词“δι' (through)”时,马丁·路德用的是“durch”,避开了“道创世界”之类的错误,廷代尔及以后的多种英译本用的却是“by”,有加强“道神一体”的意味。

现就第三点详述之。对照原典,不难发现:与“神”有关的词一个是“τὸν θεόν(him god)”,另一个是“θεὸς(god)”,两者只是词根相同,其语

法意义与语义内容都是不一样的。就语法意义而言,前者的“τὸν(him)”属于限定用法,相当于定冠词,所以“τὸν θεοῦ(him god)”是特指,相当于英语的“the God”,而“θεὸς(god)”是名词的述谓用法,在句中做表语,具有类别的归属性质——亚里斯多德就词的用法在《范畴篇》中有过明确的论述:主词所属的范畴是实体,谓词所述的范畴是属性。在英语中,名词的述谓用法也可以表示属性,但其句法结构要求可数名词加不定冠词。就语义内容而言,“τὸν θεοῦ”是“神圣”或“神性”或“原神”,相当于希伯来文化中“自有永有”的神及汉文化中“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道,而“θεὸς”则是栩栩如生的、有性格、意志和思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人格化”了的神,可以说,“θεὸς”只是“τὸν θεοῦ”的表征而已——前者有形,后者无踪。综上分析,“θεὸς”与“τὸν θεοῦ”的差别是明显的,而马丁·路德及廷代尔的译文没有体现出这两个词的不同用法与语义,而且在后来的英译文中“god”的首写字母改为大写,表示特指,我们就只能将本来的不同内容归并为具有逻辑同一性的个体了。而汉语版中,“道就是神”中的“就是”则加强了“道”与“神”的同一性。原典上的语言表明“道”和造物主耶和华是不同的,而宗教的严肃性也要求两者必须明晰地区分开来。

马丁·路德在翻译希腊语《圣经》时,将范畴实体与范畴属性相归并。这种违反语言逻辑的译法以及将“οὗτος(this)”译作“dasselbe”并重复三次,是译者采用意译法的结果,也就是偏离原文的结果。也许,这种偏离又源于“三位一体”这类意识形态对译者的操控以及译者对译文的操控。

这段希腊语原典字对字地翻译成英语,应当是:

In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toward him god, and (of) god was the word. This was in beginning toward him god. All through it came to be, and apart from it came to be not-but one.

由此可见,马丁·路德没有紧扣原文,将自

己的理解,即表明所谓“道神一体”的“dasselbe”和悖论性的“ist nichts gemacht, was gemacht ist”掺入译文之中,也没有分别处理“τὸν θεοῦ”和“θεὸς”的不同用法和含义,埋下了误解的种子。廷代尔及詹姆斯国王钦定的“大学才子”和高僧们则疏于省察,而蹈袭覆辙了。

就上文所及法汉两种译本的冗余问题而言,也是没有向原文趋同而将相关代词复原为“道”所造成的,其风格与原典略有出入。

后来的新译本都有所改进,但仍有不少问题。

新国际版(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大概意识到了“... made that was made”的内在矛盾,找出了救弊之法。其译文如下: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He was with God in the beginning. Through him all things were made; without him nothing was made that has been mad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改进虽然消除了矛盾,但又造成了冗余——“has been made”蕴含“was made”。以《圣经》之圣,其行文是不会如此罗嗦的。此外,指称“道”的代词与钦定本一样,还是“him”,不同于原典中中性的“αὐτὸ τὸ ὄν”和廷代尔译本中的“it”。

联合圣经公会(United Bible Societies)的现代英汉文版除在“上帝”和代词问题上没有处理好外,基本上没有这些错误了,其译文如下:

Before the world was created, the Word already existed; he was with God, and he was the same as Go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Word was with Go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Word was with God. Through him God made all things; not one thing in all creation was made without him.

宇宙被造以前,道已经存在。道与上帝同在;道是上帝。在起初,道就与上帝同在。上帝藉着他创造万有;在整个创造中,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这英文算是转述,尤其是前几句没有依从翻译的转换规律,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翻译。

汉文版由于符合贾公彦所说的“换易言语”(唐·贾公彦:《周礼义疏》)的定义,算是对英文版的翻译。这两种版本虽然文字上没有贴近原文,但意思明确多了。不过,汉语版就“道”与“上帝”关系的描述还是含混的——经典上的文字是含混不得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圣经》这部旨在救世的人类经典却引起了教会的分裂,其原因不能说与翻译的不当与缺失无关。

比较靠近原文的译文是新世界圣经翻译委员会(New World Bible Translation Committee)的译文,在风格和意思上都比较接近原典:

In [the] beginning the Word was,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the Word was a god. This one was in [the] beginning with God. All things came into existence through him, and apart from him not even one thing came into existence.

该版本注意到了“τὸν θεὸν(him god)”与“θεὸς(god)”的差别,巧妙地处理为“the God”,“a god”。但遗憾的是,其用巧招致了严肃的、甚至是亵渎神灵的问题,那就是:“a god”预设众神的存在,至少会给人一种多神论的联想。这与基督教的教义是相不相容的。

对照了几种版本和希腊语的原典之后,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语言的局限性和翻译之难。吕叔湘就翻译问题曾经说过,“稍一不慎,流弊丛生”。确乎,确乎!翻译之难在于语言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首先是词汇空缺,以上义词、下义词勉强为之,一则不当,二则限制解读空间,仿造词汇会使行文生涩难懂,意译又难免失之随意。其次,语言之间外延和内涵都一样的一对一的词汇极其罕见,偏差在所难免。再次,一词多义现象极其普遍,而且在不同的语境下,在不同的句法分布中,语言的功能和意义都会有所不同。基于此,原文的理解本就不易,而正确理解了又未必能正确表达。翻译之道在于求道,这一“道”,可以理解为老子的“道”,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柏拉图的“理式”等等,抑或是超越于原文和译文的“第三元素”(tertium comparationis)。从马丁·路德的阐释可以看

出,他是理解原文的,只是他的表达不够精确,其意识形态的阐释又引发了另外的问题,而这问题被廷代尔及“大学才子”等学者所承袭,又被后来人所曲解,几百年来,将错就错,以讹传讹。翻译之为过大也哉!

不过,这样怪罪翻译也是冤枉了。翻译之途固然多有阻隔和陷阱,但并不是不可以到达彼岸的,所需要的是译者的功力、谨慎和智慧。如果马丁·路德当时多费点心力,多一分学术的清醒,将“ὁ λόγος ἦν πρὸς τὸν θεόν, καὶ θεὸς ἦν ὁ λόγος.”译作“das Wort war bei Gott, und von Gott war das Wort”,虽然只添加了一个介词“von”,就将“神”与其所造的“道”明确地区分开了,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曲曲折折了——廷代尔的译文也许就是“that worde was with god, and of god was thatt worde”了,汉语版也许就是“道与神同在,且道秉神灵”之类了。

翻译,尤其是经典的翻译,应该谨慎为之。这要求译者恪守翻译的关联原则和趋同原则(参见赵彦春 2005:110-293),拒绝意识形态或功利性的改写与操控,直译尽其可能,意译按其所需。唯其如此,才能有效地抵制非译,达致本真。

4. 结语

综上所述,语言固有差异,借助翻译的沟通并非不可能。不过,译之所以为译,是有条件的。首先,翻译必须变通——“译,易也”,但同时要易之有度——“过犹不及”。其次,翻译必须“按本求实”,译者若是受意识形态的操控,势必曲解原意,如德尔图良伊始的“三位一体”这一文化脚本对马丁·路德等人的操控。其三,翻译必须向超越具体文本的“第三元素”趋同,既不可以死译也不可以乱译——译者稍有不慎,便流弊丛生,更不用说以叛逆为托词的任意妄为了。舍此三点,翻译不但不能成为桥梁,反要成为障碍了。本文的个案分析旨在表明:错不在翻译,而在译者,并以此回应伽达默尔和德里达的论争。

注 释

1. 这里的“道神一体”可以说源自“三位一体”的观念。《圣经》原典上其实并没有圣父、圣灵、圣子的“三位一体”之说。这是德尔图良(Tertullian)于公元二世纪末至公元三世纪初提出来的,其本意是调和基督教的上帝之“道”与古希腊的“道”,即宇宙创造者“逻各斯”。古希腊哲学强调“统一”(unity)的“纯粹一体性”(perfect oneness),而当时犹太教徒和非基督教人士,如塞勒苏斯(Celsus)都诟病基督教,说该教有耶和华和耶稣两个上帝并存,德尔图良于是提出三位一体说。这虽然避开了理念上的矛盾与冲突,却与《圣经》的“各从其类”观念相左。而且,自此以后贯穿西方哲学的主线便是这种一多(one-many)关系的纷争了。
2. 《圣经》上有多处提到“道”是神的创造,且是先于万有的创造。比如《箴言书》(Prov. ; 22-27)上说: The Lord made me the beginning of his work, the first of his acts of old. Ages ago I was formed,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arth... “道”的别名很多,如“beginning”、“image”、“wisdom”、“appearance of God”、“Torah”等(参见 Kugel 1997)。至于“道成肉身”这一问题神学界很有分歧。犹太教不承认耶稣是“道”,教徒们还在等待他们心中的弥赛亚。
3. 廷代尔的译本是钦定本的主要参考译本。根据 Lion 出版社出版的《基督教史》,钦定本中有 90% 的文字都源自廷代尔译本。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廷代尔译本一直都是所有英译本仿效的版本(参见 Dowley, etc. 1996)。
4. 廷代尔的《新约》译本完成于 1523 年,由于受英国教会的反对和迫害于 1525 年在德国首次印行,1526 年将译本偷送回国。本文依据的版本便是 1526 年出版的。马丁·路德的译本于 1522 年出版,比廷代尔译本的首次发行早三年。

参考文献

- Das Neue Testament/Le Nouveau Testament/The New Testament/Het Nieuwe Testament. De Nederlandse Gideons. 1993.
- Das Neue Testament, Nach der deutschen Übersetzung

- D. Martin Luther, 1993.
- Dowley, T. etc. 1996.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M]. Lion Publishing.
- Du Nouveau Testament, Société Biblique Française, Paris 1978.
- Holy Bible, Today's English Version/Today's Chinese Version.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995.
- Kugel, J. L. 1997. *The Bible as It Was* [M].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ew World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s, the New World Bible Translation Committee.
- The Kingdom Interlinear Translation of the Greek Scriptures. Rendered from the Original Greek Language by the New Testament,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by the Gideons International in the British Isles.
- The New Testament 1526, Translated by William Tyndale (Original Spelling Edition), The British Library.
- The New Testament, The New World Version, by the Gideons International in the British Isles.
- 吕叔湘, 1948/1980,《中诗英译比录》[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乔曾锐, 2000,《译论——翻译经验与翻译艺术的评论和探讨》[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 《圣经》,研用本,官话合和本。
- 赵彦春, 2005,《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收稿日期: 2006—1—6;

本刊修订稿, 2006—6—10

通讯地址: 400031 重庆, 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

